

国际关系史
名著译丛



遏制战略

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

(增订本)

[美]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 著 时殷弘 译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during the Cold War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国际关系史
名著译丛

遏制战略

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

——（增订本）——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during the Cold War

〔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 著

时殷弘 译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9年·北京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during the Cold War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Copyright © 1982, 2005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据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译出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during the Cold War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5.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he Commercial Press is solely responsible for this translation from the original work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hall have no liability for any errors, omissions or inaccuracies or ambiguities in such translation or for any losses caused by reliance thereon.

《遏制战略：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增订本）最初于 2005 年推出英文版。简体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授权出版。商务印书馆对原文的翻译负全部责任，牛津大学出版社对简体中文版中的任何错误、遗漏、不准确或模糊之处或由此造成的任何损失概不负责。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遏制战略：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 / (美)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著；时殷弘译. —增订本.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国际关系史名著译丛)

ISBN 978-7-100-17141-0

I. ①遏… II. ①约… ②时… III. ①国家安全—研究—美国 IV. ① D771.2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36158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国际关系史名著译丛

遏制战略

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

(增订本)

[美]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 著

时殷弘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7141-0

2019年6月第1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32½

定价：118.00 元

国际关系史名著译丛

(按姓氏笔画排列)

顾问委员会：牛 军 牛大勇 朱 峰 刘德斌

时殷弘 沈志华 袁 明

编 委 会：于铁军 王 黎 石 斌 张小明

周桂银 徐弃郁

国际关系史名著译丛

总 序

袁 明

这一套丛书，是为“未来人”准备的。这里说到的“未来人”，是未来中国的读书人，与生理年龄没有直接关系，而是关注中国与世界前途的人。

当下的中国人，正被两股巨大的历史力量所裹挟。一是世界上日新月异的科技革命。现代科学技术正在处处发力，大数据、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基因工程，似乎已经成为越来越普及通用的词汇。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持续发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沉淀有了物质载体，中国文化意识也在觉醒。生活在当下的世界，与这两股历史力量同行，观察它们相互之间的作用和反作用，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这个大时代还有一个特点：知识“碎片化”处处可见。人们获得信息的途径太方便快捷了。我自己做了几十年国际关系研究与教学，经常在想，如何避免冲突，避免战争，降低冲突成本，提升对和平与合作的追求。这是需要潜心思考的，需要从历史的纵深处提炼经验和教训。“碎片化”，会不会让人们的思考能力退化呢？这是无论如何都需要警惕的。在近代历史上历尽磨难，始终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支撑不倒的中国人，不可让自己的心智退化。在这一方面，我们一定要有一点“定力”与“静气”。

读书，读经典作品，可以帮助我们在喧嚣面前保持一些清醒。今日的国

际关系秩序，从思想及格局设计来看，的确源于欧洲，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后又基本被美国主导。但是地球上70多亿人，来源之多样，想法之多元，实际上远远超出当年设计者的预想与实践。曾经做过牛津大学国际关系讲席教授以及英国人文科学院院长的亚当·罗伯茨最近告诉我，他倾多年心力，在写一本书，关于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面临的挑战。他越来越感到这是一个“不太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倒让我想到，有志于拓展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国年轻一代，可以做出一些新的贡献。不过，不可缺少的功课是先深入了解西方世界几百年来调整内部关系结构，继而向世界扩张的历史。首先是欧洲内部调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初次尝试。然而随之而来的又是连绵不断的争斗与冲突，其中一次冲突顶峰是以英德争斗为核心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除了内部争斗与再调整，欧洲也在向世界扩张。欧洲殖民的历史影响，当然不可低估。在这里，我想再次引用周谷城先生的一段话：“地理大发现以后，海上贸易一天一天扩大，终于形成所谓重商主义。在重商主义下，西、葡、荷、法、英各国的商人先后到世界各地活动。几百年中，竟使亚洲各国震动不安，非洲土人加速奴化，南北美洲被欧洲移民者所占领。16、17、18世纪，欧洲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确实成了重点。这是事实，不能否认。没有欧洲的向外扩张，今日的民族解放运动即没有根据。”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向世界，对此应当有更加切身的体会与了解。但是，欧洲的殖民者当年如何规划？如何自我定位？如何交易与分利？我们了解得还是不多。

欧洲“独领风骚”几百年之后，就是美国的出场。美国占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所得的红利，迅速在世界各地布点，发力之大，远远超过当年的欧洲。可以与之抗衡的，曾经是苏联。冷战局面遂形成。我出生于1940年代，见证了美苏冷战的全过程。为什么美国最终会“胜出”？美国“胜出”之后，世界仍不得安宁。若干年前我看到过俄罗斯外交部部长拉夫罗夫的一篇演讲，大体意思是提醒“西方伙伴们”，俄罗斯和他们有“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一“共同精神家园”。看来“共同的精神家园”还是有脆弱之处，在充满新挑战

的世界上，不容易引起“伙伴们”的共鸣。

这一套丛书的书目确实是经过精心挑选的。西方国际关系史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但是丛书的设计者和翻译者们以独到的眼光与学术鉴赏力，像大海捞针一样，为中国读者选出了一些得到公认，也经过历史考验的精品。我与加迪斯、入江昭等作者皆有交往，对他们问学的态度，治学的严谨，是很有敬意的。做这项“大海捞针”工作的人，其中很多是这些年来活跃在国际关系史研究与教学界的一批青年学者。他们的坚持与努力，不仅让我敬佩，更让我看到希望。

最后一句略显多余的话，是我对商务印书馆的敬意。记得不久前曾经在网看到一条评论，说“商务印书馆是当前最不‘商务’的。”显然这是一句褒奖的留言。2017年夏天，在商务印书馆成立120周年的纪念会上，我有幸代表商务后代致辞，题为“商务先贤们的现代中国理性”。我相信，当前更需要弘扬先贤们的精神，继续做好中国与世界这篇大文章。

2018年1月31日

导 读

时殷弘

可以认为，美国在整个美苏冷战时代的国家大战略始终以遏制观念为主要基础，以包含种种具体历史形态的遏制战略为其国家安全政策的根本内涵。然而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就此重大论题领域而言，一直缺乏一部在历史学和战略研究双重意义上（或曰在战略史意义上）堪称卓越的专著，直到时任俄亥俄大学教授的外交史家和战略思想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在1982年出版《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为止。该书连贯、统一和深入地考察了从富兰克林·罗斯福执政末期到吉米·卡特为止各届美国政府的对苏战略和国家安全政策，问世后很快被广泛认为是一部具有经典水平的战略史杰作，而且做出了重要的大战略理论思想建树。2005年，在冷战已经结束、苏联已经解体的情势下，已改任耶鲁大学历史系罗伯特·洛维特讲座教授的加迪斯出版了该书的增订版，不仅大量使用了该书初版问世后逐渐可资利用的新史料，而且将考察范围扩展至里根政府的政策和冷战终结，由此该书的副题也顺理成章地改为“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

就其论题而言，被《纽约时报书评》杂志赞誉为“里程碑式的史书”的

这部著作具有特殊甚或独特的视角，此乃它的考察和论述方式的根本特色。加迪斯就此在前言里开宗明义地宣告：“（本书）不是从较传统的外交、经济、意识形态或军事视野出发对待其课题，而是从我认为囊括了所有这些的一个视角出发，那就是战略视角。我用‘战略’一词，是颇为简单地指目的与手段、意图与能力、目标与资源据此联系起来的过程……政策的学术研究者们在着迷于区域性、专题性或官僚机构研究方法的同时，对它的注意少得出奇。我愿将这‘战略的’视野应用于遏制观念——那在我看来一直是战后国家安全政策的中心关注——为的是解释这种观念在多年里经历过的前后相继的种种变异、表现和转换。”*

加迪斯的战略史方法或路径首先是经典的历史学路径，而非被许多人迷信和在考察人类事务时滥用的“科学”方法或路径。后者可称为实证审视和分析，其最显著或最表面的特征在于尽可能精确和众多的统计数字，还有设计得颇具匠心和理解起来较费心神的主题模式。然而，它的最内在和最根本的特质，在于它的“简化主义”目的：依据众多带有数学精确性的实证事实或曰数据，经过看似难以质疑的逻辑过程，将复杂的事物系统的待发现“秘密”简化为一个体系——内部简明扼要和井然有序的论点体系。固然，这样的实证审视和分析有其长处，即能够揭示某些较简单、较狭小的现象系统内的一些较深层的要素和机理，更能使一个准“科学主义”时代的诸多听众或读者信服该论点体系，否则他们就倾向于不相信或不很相信。可是，至少还有其他诸多听众或读者更多地从一种正确的经验性判断 (common sense) 出发，那就是人类世界兼具高度的复杂性质和固有的伦理性质，从不那么清晰可辨和易于理解。因而他们虽不否认实证方法的解释成果，但天然地怀疑它们只是边际性而非本质性的待发现的“秘密”。**

加迪斯本人严厉批评许多政治学研究者过度痴迷于“科学”路径。首

* (美)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遏制战略：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增订本），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 2019 年版，第 2 页。（以下简称本书）

** 时殷弘：“印象主义方式与当前中国安全战略例解”，《国际安全研究》2015 年第 1 期，第 154 页。

先，他将科学研究的领域分为两大类：可复制或重现（replicable）的研究客体与不可复制或重现（nonreplicable）的研究客体。其中，传统自然科学的“硬科学”标准方法论通过实验室的科学试验建立起来，而“软科学”研究方法既包括历史事实的连接，又包括思维在大脑中的重现、构建与想象。他指出，许多政治学研究者倾向于混淆这两大类研究领域，将大量的不可复制的现象当作实验室科学对象去研究，错误地期望只要同样反复操作就能反复重现结论。加迪斯从简化需求、自变量与因变量、变迁解释、标准的通约性以及客观性评价五个方面，提出了对“科学的”政治学研究范式的全面批评。他特别强调采用实证主义的“科学”路径的社会科学学者大多没有认识到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社会现象与人类行为——极端复杂和能动，以致一种变量的增减或其运行环境的微小变化，往往引起这些研究者极难把握的复杂的变动。*

加迪斯在本书增订版的最后一章即“后记”内强调，在塑造遏制战略（甚至任何大战略）方面，历史是比理论更好的指南。他指出，乔治·凯南——遏制观念和对苏遏制战略的初始缔造者——在冷战早期的洞察远超过当时的俗见：“斯大林不是又一个希特勒；威权国家不一定不受外部影响渗透；一种基于对往昔的宿命论观点的意识形态能误算未来；国际共产主义不会保持铁板一块；战争和绥靖并非美国及其盟友在对付眼前危险时仅有的选择。”“完全不清楚什么理论可以产生这样的论断。相反，它们出自凯南对吉本的罗马帝国史著的阅读，出自他的关于俄国历史和文化的知识，出自在国家战争学院期间他自己的论述伟大的大战略家们的速成课程——甚而出自虚构性作品，如同凯南借托马斯·曼的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描述苏联，‘人类体制往往在内部衰朽……到最透彻的时刻呈现出最大的外在辉煌。’”之所以如此，很大部分原因就在于“正规的理论在追求普遍有效时，

* John Lewis Gaddis, “History, Theory, and Common Grou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2, No.1(Summer,1997), pp. 76—82; John Lewis Gaddis, *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How Historians Map the Pa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53—72.

太经常地脱离时间的推移。它过少注意事物怎么变成当下的形态，那通常提供了它们将会变得如何的最佳线索。相反，历史——文学亦如此——以这么一种方式提炼往昔的经验，那使人准备好迎接未来的不确定性”^{*}。

加迪斯战略史方法或路径同时又是经典的战略思维路径。战略广而言之，就是行事方略或成事之道，不过这里的“事”指的是相对复杂和困难的任务或目的（特别是政治任务或目的），连同旨在实现它们的、内在连贯和系统的实践。然而，在西方观念史上，“战略”一词缘自战争指挥，或许还缘自备战操作，而且大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只是被用于谈论战争及备战。尽管如此，有一点仍属不说自明：战争及备战一般不过是强度最高的政治活动，因此具有高强度政治活动共有的某些根本性质和机理，同时特别强烈地体现这些共性。如果谈论的是依据具体的战争形势或和平环境，追求所欲实现的基本目的的全局性努力，那就是在谈论广义的战略，而在行为主体是处于和平之中的国家的场合，它大致就是人们一般说的治国方略。原本狭义的“战略”在现当代逐渐升华为更高层次上的“大战略”观念或理论，主要涉及把握手段和大目标之间经过深思熟虑的关系，据此综合性地认识、动员、协调和使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精神文化等各类手段及其资源基础。^{**}

如此的思考和实践事实上构成了人类政治思考和实践中最悠久的传统之一。就其现代的理论形态而言，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大概无愧为单独一部最具影响的大战略著作，它将战争应当从属于政治和政策这根本观念，连同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巨大作用以及战略规划的功能，明确地引入了大战略思想。然而，作为一个单独和自觉的领域，对大战略的真正的学问性探究迟至 20 世纪 50—60 年代才明确地出现。在本书问世以前，堪称这方面的现当代经典名著的有：军事思想家和战略史家利德尔·哈特在 1954 年首

* 本书，第 383 页。

** 本段和下一段基于时殷弘编：《战略二十讲》，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编者序。

版的《战略论》；1969年开始由当代最重要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研究者唐纳德·卡根陆续推出的、富含自觉和系统的大战略理论的四卷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976年著名的战略理论家和战略史家爱德华·勒特韦克出版的《罗马帝国的大战略》。

此后在1982年，加迪斯出版本书。与此前及此后的所有大战略经典名著相比，本书最突出甚或独特的长处也许在于，它特别好地例解了至关重要的一点：在一定意义上“超越时间和环境”的战略逻辑和战略理论，只要是略微复杂的，一般而言只能依靠对具体的“时间和环境”中的战略行为的具体考察得到，也就是只能依靠具体的历史考察得到，而抽象的理论思维和推理在这方面所能成就的颇为有限。所谓特别好，是指本书大概比任何大战略史书都更能证明，越是精微复杂的大战略理论，就越有赖于真正的历史学术研究来揭示。或者说，大凡足够精微复杂的大战略理论道理，一般倘若不诉诸真正的历史学术研究便无法予以揭示，因而大战略理论本身应有的精致性也无法达到。一言以蔽之，大战略理论构建依赖战略史考察，在前者的精致有赖于后者的精致这一点上表现得最强烈。*

本书的一个范式性概念，是加迪斯在前言内展示和说明的“战略编码”，或曰“地缘政治编码”。按照他本人的界定，它是美国决策者“关于美国在世界上的利益、对他们的潜在威胁和可行的反应的前提假设，它们在一个行政当局上台前或上台后不久趋于形成，而且除非出现很不同寻常的境况，此后就趋于少有改变。”**他指出冷战时代美国政府先后有过六种各自显著不同的“编码”：乔治·凯南的最初的遏制战略，那在1947—1949年间得到表达，而且由杜鲁门行政当局在那个时期里予以大致的贯彻；围绕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的各项前提假设，在1950—1953年间作为朝鲜战争的一个结果被付诸实施；艾森豪威尔—杜勒斯的“新面貌”战略，从

* 时殷弘：“战略史考察与大战略理论”，载于《史学月刊》2005年第6期。

** 本书，第3页。

1953年延续到1961年；肯尼迪-约翰逊的“灵活反应战略”，直到约翰逊总统1969年去职为止规定了美国对世界的方针；与“缓和”一词联系起来的、由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在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和实施的那套观念体系，它实际上由福特和卡特两位总统继续下去，直到1979年末苏联入侵阿富汗为止；里根总统的新的遏制战略，它据加迪斯论说解决了“我已在它的诸多先驱那里辨识出的自相矛盾”，完成了乔治·凯南起初首度提出的遏制任务，并且“他还以凯南本人预见到的方式行事：召唤一位苏联领导人参与从事改变其本身政权的任务。”*

一项较为深切和基本可行的导读到此就可以结束。所谓较为深切，是指上面展示和详细谈论了本书的特殊甚或独特的视角，亦即它的考察和论述方式的根本特色。所谓基本可行，则是指前文已经介绍了统帅本书的范式性概念，以及它的最概略的、按照历届行政当局的遏制战略形态之先后顺序的应用性延展。而这结合浏览本书的目录，大致足以得知本书的概貌。何况，前面关于经典的战略思维路径所说的一切，加上就本书与此前此后所有大战略经典性名著相比最突出甚或独特的长处所说的一切，已经透露出本书的基本战略思想。下面，要依据加迪斯在本书和别处的论说，再就几个重大问题作一些谈论。它们对理解本书和理解冷战的终结，对理解优秀的国务家和大战略领导素质饶有价值。

本书增订版之“增补”几乎全在于里根及戈尔巴乔夫与冷战的终结，而“里根非同小可”！此乃加迪斯2004年4月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做的一次讲座的标题。在这次演讲中，他从战略角度出发，盛赞里根——而非里根的任何幕僚——可以与凯南、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尼克松和基辛格等人并列为一位真正的遏制战略家。“里根在他们统统失败的方面获得了成功，即成就对称的遏制与非对称的遏制的一种可行的综合，扬其中每一种路径之长，同时避其之短，正是这一成就，加上戈尔巴乔夫上台掌权，结束了冷战。”

* 本书，第6页。

因而，里根非同小可：他带着一套清晰的思想入主白宫，这套思想大多由他本人依据直觉和经验形成，旨在设法“拯救遏制战略”，依靠使遏制战略返回它原本的初始目标，即令苏联领导人改变基本的治国观念和对外政策观念。不仅如此，他这么做“不是靠承认苏联现行政权合法正当，而是靠挑战它；不是靠谋求在军备竞赛中势均力敌，而是靠重获优势；不是靠在人权问题上妥协，而是靠利用该问题，将它当作一种比双方军事武库内任何装备都更有力的武器。”*

毫无疑问，里根的战略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戈尔巴乔夫的战略拙劣和战略失败。在本书临近结尾的地方，加迪斯既尖锐又含蓄地指出：“戈尔巴乔夫只知道他的国家无法沿着在其前任治下一直遵循的道路继续前进。接下来的六年时间将见证他挽回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维持一个超级大国的最初努力，化解为一系列愈益孤注一掷的临时举措，它最终导致苏联权威彻底崩溃，起初国外，继而国内……谁有战略而谁没有？这问题至少易于回答。”**

在世界观和国际政治观皈依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同时，愈益孤注一掷的临时凑合难免招致苏联的毁灭：“一旦戈尔巴乔夫让人明白苏联不会武力反对自决要求，那它就不会面临任何阻碍。他别无他法，只能听任斯大林很久以前在东欧构设的势力范围在几乎一夜之间土崩瓦解。他全无手段去抵抗压力——来自德国内部的和来自布什政府的、要求该国重新统一的压力。他全无办法去防止新近统一了的德意志国家被纳入北约：传统观点一向坚持认为苏联永不会接受这种地缘政治结果。而且当然，最终他也无法阻止苏联的非俄罗斯加盟共和国获得自决，或就此而言俄罗斯加盟共和国亦然，后者现在由他的经自由选举产生的对手鲍里斯·叶利钦领导。”***

2005年4月，加迪斯在米德尔布里学院发表演讲，不乏杰出创见地指

* John Lewis Gaddis, “Reagan Was No Lightweight”, <http://hnn.us/roundup/entries/5612.htm>.

** 本书，第371页。

*** 同上，第374页。

出，大战略领导素质至少包括五项：（1）全方位的广阔视野和实际上基于丰富经验的优秀直觉；（2）树立大战略目标并予以坚持不懈的追求所需的精神勇气和巨大毅力；（3）对未经预料的戏剧性事变做出迅速反应的能力；（4）为做出大战略所需的道德判断和道德号召而有的基于信仰的举旗倡议；（5）打动公众和感染人心的雄辩才能（“大战略需要大语言”）。*与此同时，就第一项，他还卓越地，甚至在战略和政治学者中间近乎独一无二地指出，大战略思维素质要求与现当代绝大多数学院教育大相径庭的大战略式的教育。也就是说（用笔者的话说），战略思想家是创造性、批判性和思路宽广的宏观思考者，有相应的特殊的智识素质，即长于剖析现状全局，把握总体图景，辨识事态之间的大联系，产生有想象力的行动选择和构筑战略性观念。这样的素质要求有基础宽广的教育，它的功能主要在于拓展受教育者的眼界和智识广度，帮助形成大战略思维方式，并且为之注入真正的探索精神，以发动和武装他此后经年累月几无休止的“学习”。

在加迪斯的知名著作中，有一部被《纽约时报书评》杂志誉为“必将有巨大影响”的《冷战新史》。**在该书最后一章里，他视野宽广和大有见识地盛赞邓小平——中国的一位历经了几十年革命的共产党人，然而是最能创新性地适应改变着的中国和世界的思考者和实践家，同时也是拥有最佳的政治领导素质和大战略才能的领袖人物之一。加迪斯写道，苏联“已经变得不能履行任何有效战略的最根本任务：有效使用可得的手段去实现经选择的目的。”其历史性结果是将塑造世界趋势的舞台向在世界其他地方能够这么做的领导人敞开。“他们来了，来自意外的源头：或许这就是原因，导致他们从未经预料的观点出发，质疑 20 世纪 70 年代——实际上是整个冷战期间——的流行俗见。”除其他手段外，他们依凭杰出的个性、面对逆境的坚

* John Lewis Gaddis, “The Past and Future of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Charles S. Grant Lecture, Middlebury College, April 21, 2005. <http://www.freerepublic.com/focus/f-news/1405703/posts>.

** John Lewis Gaddis, *The Cold War: A New History*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7). 以下引语俱见于该书第 214—216 页。

韧、无畏和直率，然而首先是他们突出的动员技能，即不仅能将他们的认知传达给千百万其他人，也能说服这千百万人接受这一认知和跟随其引导。由此，“他们开始了结束冷战的进程。”这一卓越见识无疑超出了他自己的《遏制战略》的里根 / 戈尔巴乔夫篇章。

加迪斯由衷地赞誉邓小平是他们之中的第一人。而且时至今日可以肯定，他是其中最伟大即造成世界最积极变迁的一位。很难预料他会为“他的国家带来一种市场经济。邓小平喜欢说：‘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他为探索一条不同的道路赢得了余地。”

通过自下而上的市场经济实验，邓小平向世界表明一个共产党能够长足地，甚而急剧地改善它治下的人民的生活。中国经济和对外贸易开始腾飞，到邓小平 1997 年逝世时，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之一。回到与苏联的对比，现当代史上最糟糕的战略家之一戈尔巴乔夫在 1993 年懊恼地承认“毕竟中国当今能让它的十多亿人民吃饱肚子。”

让我们以加迪斯和其他许多人的战略思想宗师克劳塞维茨的一席至理名言结束本文：

“历史和后世将‘天才’之称保留给这些人：他们在最高职位上——作为总司令——卓越非凡，因为在此对智力和精神力的要求……高得无比。

战争中，情势那么变化万千，而且那么难以界定，以致不得不评估数量巨大的种种因素——大多只依照或然性。负责评估整体的那个人必须以一个素质去应对自己的任务，那就是在每一点上都感悟到真理的直觉。否则，就会出现意见莫衷一是，思虑一团混乱，并且致命地牵累判断力。

这任务就更高的智力才能而言，要求的是一种整体意识，连同一种判断力，它们被提升到一种绝佳绝妙的想象力，轻而易举地抓住和撇弃千百个遥远的或然性……然而，若无如前所述的性格